

# 舌尖上的韭菜

■黄志专

春韭最是动人心。雨水一催,新绿便从泥土里钻出来,细叶上沾着露珠,在暖风中轻轻摇晃与舒展。这时候,只要掐一把嫩生生的韭菜,简直是人间美味。

童年,总与韭菜“较劲”。那时,要是不识一些农作物,大人就会用闽南语笑话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错把大麦作韭菜”。这话倒不假——刚长出来的麦苗和韭菜确实有几分相似,嫩嫩的,绿绿的。不过,麦叶摸起来稍硬些粗些,叶脉里也带着锋芒。我成天在田埂上跑,或是在麦垄间玩耍、嬉戏,却也只能勉强辨个大概。直到后来读到杜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诗句,方知这青叶子菜里竟然藏着千年诗意。

最让我惦记的,还是杜甫那餐“急智”的诗宴。那年肃宗乾元二年,他用韭菜、两个鸡蛋和一盘豆腐渣,硬是变出四道菜。当端出“菜肴”时,老杜还借用自己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道出四道菜的菜名,把

“韭菜”推向美食极致,从而化解他自己一时困顿窘迫的尴尬,赢得来客一片喝彩,拍手叫绝。

旧事已经泛黄,韭菜却如诗句般生生不息,一茬又一茬,茬茬鲜嫩青翠,为人所钟爱,而一再“收割”。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极为平常的“割韭菜”,却被人引申,赋予他义,与“薅羊毛”出没于尘世层面,或极力热衷推崇,或予以唾弃。这不足为怪,现实有谁未曾“割韭菜”?又有谁未曾被“割韭菜”呢?

尽管有此“引申”,却未能消减人们对于韭菜的喜爱。那韭菜在舌尖上的滋味总在灶台上蹦跳,在小吃摊上氤氲洋溢,在餐饮店里汪洋与澎湃——

你看,韭菜一根根,竹签一串,便成一把,抹上油,撒上辣椒粉等作料,再去烧烤,就是一道味道极佳的小吃美食;韭菜与雪白的豆芽,油锅一炒,洒几滴味极鲜,便是一道“青白”绝配好菜,让人过嘴不忘其味;尤其是包春卷,少了这道“青白”配,就像丢了魂魄似的,没有了可口鲜爽的味道;要是打几个鸡蛋,与韭菜搅一搅,再煎一煎,炒一炒,就是一道“韭菜蛋”的美味佳肴……享受韭菜美食之时,可有谁曾

记得那碗碧绿晶莹透亮的断乳汤?谁家小儿要戒奶,灶上必煨着浓酽的韭菜汤。碧盈盈的汁水盛在粗陶碗里,蒸腾的热气裹挟着辛香,不知多少母亲倚在灶边,数着日子等这草木之力带走胸口的胀痛……

韭菜,这草木很“臭贱”,生命力极强。不择地土,随遇而安。只要给它一席之地,哪怕是废弃的盆碟也可以,即栽即活。每岁开春,我总要栽几丛,看它们顶开土层冒头出来,挣出满眼新绿。闽南俗语有云:“正月葱,二月韭。”更有“二月肥蚝肥韭菜”的说法。农历二月,海蛎正当时,韭菜也茎肥叶嫩,春韭和肥蚝这对完美搭档,加上地瓜粉的催化,成就了香喷喷的“海蛎煎”。可我觉得都不如阿嬷的话实在:“韭菜贱命贵气,养人哩!”

如今推窗见绿时,总觉千年光景都在叶尖流转:诗人剪韭的夜雨还悬在草堂檐角,孩童辨麦的晨露仍沾着田埂布鞋,母亲熬汤的灶火依稀映亮土墙。春韭,年复一年钻出土,旧故事便跟着新芽,在铁锅里翻几个身,在瓷盘中列成诗行,最后化作舌尖上一声脆响——原来最平凡的青蔬里,竟藏着一部未写完的春秋。

# 春天的舞步

■张梦颜

高鼎眼中的春天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杜牧眼中的春天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而在我的念想中,春天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季节,它孕育着新的生命与希望。

连日阴雨天,久违的太阳重返天空,显得格外明亮。一缕缕金色的光芒洒向大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它驱走了冬日的疲乏,驱走了冬天的严寒,更是驱走了那被云雾般笼罩的坏心情。仰望那仿佛被洗涤得没有一丝云彩的湛蓝天空,偶然间,明亮的太阳俏皮地回眸一笑,似乎是对春天到来的回应。

携着太阳的手,春天四处溜达着,和我们玩起了捉迷藏游戏。

春天藏在一派生机的田野里。农民们头戴草帽,挽起裤腿,弯着腰,用那粗糙的双手在田地里插下一棵棵嫩绿的秧苗。阳光下的劳作并不轻松,汗水浸湿了衣衫,可他们饱经沧桑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播下的不仅仅是秧苗,更是春天的生机与希望。

春天藏在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小草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冒出了可爱的脑袋。它们身披嫩绿色的青大衣,如星星般装点着大地,赋予了冬日里树枯草黄的大地一派新的活力。春风拂动风铃,仿佛是春天的信使走街串巷地奔告着春天已经来到。一群活泼可爱的孩童们迎着春风,在草地上飞跑着。他们手中紧紧拽着风筝线,五颜六色的风筝在空中飞舞,如同蓝天上正举办着一场春天的舞会。孩子们脚步下飞扬的是年少,是青春,也是童趣。他们脸上快乐的笑容宛如一朵朵绽放的白莲,是那么的纯净无邪,如同一滴甘露,注入了那静如止水般的心灵,泛起了层层涟漪,水波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

春天藏在飘飘摇摇的柳枝里。柳枝抽出了点点嫩绿的新芽,随着风儿舞动摇摆,似乎下一秒就要飞向远方。鸟儿站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唱起了动听的歌儿,这似乎是一曲春日的赞歌。粉嫩粉嫩的桃花开了,好似少女羞涩的脸庞,蜜蜂和蝴蝶张开双翅跳起了春日圆舞曲,加入了这一场春天的狂欢。

春天藏在一个青春少女的梦里。她悄悄对春天许下她的愿望。春姑娘冲她神秘地笑了笑,那是她们之间的心灵暗语。

在春天里植入梦想的种子,迈着青春的舞步,追光向暖,绽放自己的芳华。

# 寥寥侨批语 浓浓思乡情

■叶涵钰

在闽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海风轻拂,稻香四溢,每一座古厝,每一块红砖似乎都浸润着岁月的光辉。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在百年前漂洋过海,寄予着海外华侨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殷切思念之情,它就是联结漂泊在外的游子与故乡热土的纽带——侨批。“批”在闽南方言中是“书信”的意思,侨批则是指华人华侨与家乡眷属在通信往来过程中所产生的书信、账目和汇款票据等,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被称为跨越大海的来信。“侨批”这简单的两个字,承载了无数闽南人逐梦他乡的故事,也寄托着他们内心深处那份无法割舍的思乡之情。

穿过一条被浓密树荫遮蔽的堂廊,走进坐落于古城区陈光纯故居的泉州侨批馆,这是泉州最古老的洋楼之一,枣红色的清水砖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打磨,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气息。馆内,仿佛穿越时空一般,一张张泛黄的信笺和汇款单、一枚枚破旧的钱币静静地躺在玻璃展台中,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前来参观的游客们会不由自主地沉浸于这一封封陌生的侨批之中,渴望去探寻它们背后的故事。馆中展出了一封1921年马来西亚华侨谢再考寄给母亲的侨批,信中提及生意难做,并



(资料图)

且得知母亲染上红疾后的急切心情:“慈母亲大人……忽接得在腊三月初五日信中云,玉体致染红疾,不肖儿加以心酸,而望眼弓心,悬悬忧思万种……”自责自己不能够侍奉左右,同时还寄银嘱咐分发给四位叔叔,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书写者对故乡亲人的深切眷恋。

百年前的闽南地区,来自大洋彼岸的侨批不仅能够一解眷属们对漂泊在外的游子们的牵挂和担忧,随信而来的寄银也为家乡的亲人们提供了生活保障。在那个战争频发、物资匮乏的年代,华侨汇款占华侨家庭收入的80%以上,成为侨眷们的重要生活来源。远在他乡的华侨们将省吃俭

用攒下的银元,小心翼翼地放入信笺一起寄回到故里,寄出的是他们的思念,是他们的牵挂。每一笔汇款都是家人生活的依靠,每一句问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侨批不仅仅是金钱的传递,更是情感的交流,是在外打拼的游子与家人们无声却又坚定的承诺。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侨批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也许在某一座闽南老宅中,尘封已久的木箱里,还躺着被精心保存的一封封侨批,它们诉说着离别与重逢的故事,是亲情的见证。寥寥侨批语,承载的是华侨们浓重的思乡情感,是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

